

館	書	圖	款
番	架	函	冊
號	號	號	數
	執		四
			乙
			四

執  
卷  
八  
十九

史學珠囊

三

益田棧氏保管

史學珠囊卷之三

總論歷代人君備覽

唐虞君

大哉帝堯蕩蕩乎難名君哉帝舜巍巍乎難及夫孔子常以堯舜並稱何哉蓋千聖一心萬古一道同此心則同此道矣是故君道莫大于仁智其仁如天其德好生同一仁也其智如神其智好察同一智也初不假乎脩為君道莫先于勤儉兢兢行道業業致孝同一勤也抵璧于山投珠于谷同一儉也亦無事于勉強君道以敬天為本而四時之定七政之齊皆所以治曆而明時其同一敬天平君道以用賢為尚而四岳之咨九官之命皆所以脩政立事其同一用賢乎衢室之間總章之訪求道同也允執之言精一之訓傳道同也心無徃而非道道無徃而不

辛未  
庚辰



同所謂相授受者唯一道也所謂繼治世者其道同此也抑斯道也不以堯舜而有不以途人而無循之則治悖之則亂失之則亡此堯舜之所以萬世法乎此人皆可以為堯舜乎若夫內多慾而外施仁義者安足以語此

三代君

論聖人之事則異原聖人之道則同蓋聖人因時以制事而事之異者時之異也聖人修身以體道而道之同者心之同也知此則可以論三王矣昔者禹之繼舜得天下以揖遜湯之放桀定天下以征伐二者若不同矣殊不知舜之子不肖而曆數之傳不可以不擇也桀之政不道而遏亂之師不可以不興也禹湯豈有心于其間哉文王事紂棄天下於不取武王伐紂取天下於不疑二者若不同矣殊不知紂之惡未極

而為臣之節不可以不守也紂之惡貫盈而生民之難不可以不救也文武豈容心於其間哉故唐虞之時泰和之氣象也禹啓之世亨通之嘉會也夏商之末造其天時肅殺之秋乎湯武適當其時革命之卒不容不順乎天而應乎人何也天之道生於春長於夏肅殺於秋而謂肅殺非天之道不可也聖人之道揖遜於唐虞家傳於夏禹放伐於商周而謂放伐非聖人之道不可也天與聖人與時偕行而已觀四時則知天觀天則知聖人而况道者又天下古今之所共由帝王心法之所共傳者也有不同乎哉禹之執中執此道也則左焉準繩右焉規矩為可知湯之建中建此道也則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為可見文王脩德而憂勤于望道之時則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也武王建極而虚心於訪道之日則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也夫帝王之治本于道帝王之道本于心於

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自此之外若帝啓之敬承太甲之悔過  
祇懼如太戊而恭默思道者高宗也緝熙如成康而側身脩行者宣王  
也功則光乎先人業則垂於后裔後有作者不可及也然則為人君者  
有志於帝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于帝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  
心之要舍孝何以哉故曰人君以論孝為急聖孝以正心為要

春秋戰國君

列爵唯五分七唯三則知聖人封建之大法質爾人民謹爾侯度則知  
聖人封建之大本蓋聖人公天下以為心而非為一己之私者也則其  
封建之設豈偶然而已哉昔者生民之初兩貴不能以相事兩賤不能  
以相使故合一國而聽命于諸侯不能以相統也故相率而聽命于一  
人時則為天子者慶賞刑威得以自制禮樂征伐得以自專則智者效

其謀勇者效其力矣為之諸侯者朝聘燕享各有其時慶吊凶荒各有  
其禮則強不凌弱而眾不暴寡矣貴以臨賤賤以承貴然後能上下和  
而國家安此三代聖人之良法也自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行于天  
下繹為一戰首足懸倒則王綱解紐而世已降于春秋矣自威王失馭  
而禮樂征伐得專于諸侯命侯冠履倒置則王法掃地而世已墮為戰  
國矣斯時也東澤東蒲西道草茂其所以懷西歸之好音者誰歟北方  
可圖南方日競其所以畏簡書之大義者誰歟時則有若五伯桓文為盛  
託天子以為尊倚王室以為重大蒐示禮代原示信正名而定分也救  
衛以仁責楚以義扶弱而抑強也至于葵丘之會威加諸侯名震四海  
天子致胙王人下臨環以旌旄崇以壇壝幕張燎舉有司戒期駢圭交  
需抑手就位弁冕秩秩穆然無声申以五命之嚴示以載書之信雖平

曰政邑不受控御如晉侯者猶膏車秣馬恐于后至之誅此其功名震  
 越光耀赫然為五伯者豈不偉歟惜其為量褊淺規模卑狹挾天子以  
 令諸侯而所謂尊天子者何在接諸侯以伐諸侯而所謂獎王室者何  
 在事求可功求成取必于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則所謂禮所謂  
 信所謂仁義所謂盟誓者特假之而已此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  
 孟子深斥之以為得罪于三王也雖然封建非能弱周周自弱也使平  
 王能復父之仇則勤王之師諸侯拱手天下必無戰國矣吾孔子脩春秋託始  
 于平王宋子作綱目託始于威烈者豈無意乎噫向微二夫子則三綱  
 淪九法斁而亂臣賊子常接踵於世矣

兩漢君

其君二十四  
歷年四百二十六

天下有創業之規治天下有守成之法非天下之至聖固不足以創業  
 非天下之至仁又安足以守成哉高祖起豐沛寬仁大度人服其量好  
 謀能聽人服其聰知人善任人服其明此三者得天下之大本也且約  
 法三章而順民心過魯一祀而崇聖道與天屈三傑之策高四皓之名  
 而規模宏遠矣惜其詩書不事制多襲秦則治具豈能畢張耶世祖起  
 春陵躡戰昆陽人服其武司隸入洛人服其度持節度河人服其德此  
 三者與天下之本也且開學校以修禮義開玉闕以謝西域與夫褒卓  
 茂之賢高嚴光之節而法度張明矣惜其三公不任事歸其蘭則中興  
 豈能盡善耶孝惠開言路則納叔孫之諫庶文幸而除挾書之律可謂  
 寬仁矣然綱常之理或有未盡也孝文絕遊畋而却千里之馬罷露臺  
 而省百金之費可謂恭儉矣然禮文之事謙遜未遑也景帝遵守成業

獨民祖減笞法使廩府庫朽不可校移風易俗何如也然刻薄任數而  
背理傷道之事頗多向徵節儉一事則治亦不足稱矣武帝表章六經  
舉俊茂興太學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其雄才大畧何如也然好大喜功  
而勞民傷財之事不少向徵輪臺一詔則國亦幾於危矣昭帝年本童  
穉而知霍光之忠何其明也一時善政舉用賢良咨詢民瘼而益欽權  
酷之事悉從罷議惜天嗇其年而成康乏治不復見矣宣帝起自閭閻  
而知小民之艱何勵精也一時美政信賞必罰綜核名實而文孝法理  
之事咸精其能惜治雜于伯而文景之治不復存矣以至元之優柔成  
之荒滯哀之剛愎平之勿弱而國本有不移者矣孝明崇儒術明法律  
信乎其聰矣而提曳近臣斥廢公卿其無人君之度乎孝章理冤獄罷  
遠征信乎其寬矣而寵任貴戚動操國權其無剛健之才乎和帝雖奮

威斷而權歸宦者殤帝雖賤進祿而僅有百日安帝御世不能削鄧氏  
之權順帝寵邪何以勝封侯之濫以至冲之廢廢之殺桓之昏靈獻  
之靡而袁亮于是乎召難矣不亦可為之於邑也哉

高光優劣

世之論高光者多優高祖而劣光武然詳究其行實比擬其瑕瑜則亦  
互有優劣耳馬援謂光武濶遠與高祖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無  
比而又動如節度援云不如高祖而言則又勝待光武則又過矣石勒  
謂遇高祖當與韓彭比肩遇光武當與並驅中原是以光武為韓彭之  
流輕光武則太甚矣陳潛室言高祖大度中有嫚罵之失光武大度中  
推赤心在人此亦優光武者也胡致堂言光武與昭烈等而在漢高範  
圍之內此亦劣光武者也張敬夫曰創業之難光武固不及高祖而至

於光武之善守復非高祖所可及則為定論也何以言之匹夫而取天下與人心之思漢其興復為孰易項籍之於赤眉其對敵為孰勇韓彭之於寇鄧其駕馭為孰難高祖不優於光武乎龔秦制度何如稽式古典濁冠罵儒何如尊禮隱逸困辱平城何如閉關玉門光武不優於高祖乎然誅戮功臣與不任三公者同一治體愛趙與寵陰立陽者同一家法此非高光之均劣者乎天資極高有帝王之氣象高祖有焉問學庶幾有帝王之謹厚光武以之

七制君王通以漢高帝文帝武帝宣帝光武明帝章帝為七制

或問曰文中子稱七制之主有大功而不言其德者何也考論人物要當循其制變而觀之不可以一律例也高皇代秦以寬易暴以仁除苛解姚剔荒濯穢向之桎梏者今俄而枕簟矣向之枵腹者今俄而饅粥矣向而相刃者今俄而骨肉矣此其功直與天地等矣加以文帝以仁柔而循之武帝以經術而治之宣帝以紀綱而正之雖中更新室之變而民心終依依不忍離漢者不可謂其功之細也群盜蠲興三精霧塞吾赤子復罹荼毒之苦光皇噓赤帝之灰而復然之援民於濁淖之中而飲以清冷之水斯民復知有漢矣繼以明帝之政平訟理章帝之寬大長者而漢脉遂壽於四百年之水雖以奸雄之操睥睨漢鼎終垂涎而不敢擊者民之戴漢舊矣君子攷論漢家之治謂非七制之功可乎然仲淹終不敢許七制以德而止於功者其意微矣古者帝王其於治心脩性之學蓋深講而詳究之故其措於治者醇白無疵則其於德無愧矣乃若高皇之不孝固於德不據焉武帝之偽宣帝之刻光武明帝之察察皆於德不足焉惟文帝章帝之寬僅足以言德而一則不能容

手足之愛一則不能禁奸臣之橫無乃功有餘而德不足焉仲淹取其  
所長畧其所短而奚暇責其德之全蓋深憫夫世俗之變而道德之日  
以薄者如此也况乎仲淹之生值李唐之末興念民生之憔悴未有甚  
於斯時也故其著書深有取於漢之七制若有慨慕不足之意向使仲  
淹生於唐虞三代之時豈復知有七制之功也哉吁燭火遇夜而有功  
枯槁遇旱而有功七制遇暴秦而有功仲淹方領其功而悼其時之已  
非古故未暇辨其德而貶其德之不如古吁攷仲淹之論可謂忠厚之  
至究仲淹之心其亦有感也夫

三國君

春秋作而正統之義立綱目修而正統之論定蓋正統有關於天下也  
大矣義不立則割據僭竊或得而干之論不定則偏見異說或得而亂

之此春秋之作綱目之修皆所以扶綱常植名分為世道計也粵自三  
國鼎峙四六幅裂志于功名者徒知有成敗而不知有順逆事乎奔競  
者唯知有異魏而不知有昭烈則正統不明于天下也久矣公考昭烈  
之為君也寬仁大度屈体群豪死乎高祖之風摧沮勅敵因敗為功儒  
平英雄之氣雖勢孤力弱而志節愈厲雖顛沛流離而信義愈明遂能  
奄有巴蜀君臨一隅其視曹馬輩欺孤弱寡孤媚以取人家國者曾大  
疑之不若也况又出自中山靖王之後而輔以孔明王佐之才以之紹  
漢正統名正言順夫復何疑此則朱子之獨見有以正千古之謬而垂  
萬世之法也若夫魏之曹不龍老瞞之動雅好文孝請明經理似可取  
矣然挾詐懷奸不能與漢而甘心于篡漢顧乃妄比舜禹以欺世是乃  
天下之賊而王法之所以誅者也繼以后嗣昏亂而身殞于賊則天之



報昭乎其甚明矣。吳之孫權承父兄之烈，屈身忍辱，任計尚奇，似可嘉矣。然見利忘義，不能討賊，而其心以助賊，顧乃襲殺關羽，以拒蜀，是亦天下之賊，而天討所不赦者也。繼以後嗣殘酷，而面縛于人，則天之報信乎其不爽矣。論而至是，則知紹漢之正統者蜀也，竊漢之正統者吳與魏也。然則昭烈之明，孔明之才，君臣同德，魚水相歡，而卒不能復興漢室者，何哉？時勢之難故也。嗚呼！民心思漢，以王即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以孔明留之不足，向使昭烈有年，孔明不死，則漢祚猶未可量也。彼以成敗論人，以正統與魏則司馬公且然，而况于陳壽乎？以是知綱目脩而亂臣賊子，俱未子有功于世道大矣。

兩晉君

其君十五 歷年一百五十六

論一代之俗，實論一代之君。蓋風俗國家之本，而人君又風俗之本也。

然則人君可不謹乎？試以西晉言之。武帝聽言納善，帝卷全具，庶幾得人君之量矣。惜乎荒淫酒色，保養奸回，而建邦之道未之盡也。况加以惠帝之昏愚，繼以懷愍之幼弱，禍生于門閥，變成于宗室，識者謂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子，人亦殺其子，天道好還，詎不信乎？以東晉言之，元帝居江左，士民歸心，庶幾可為之時矣。惜乎明斷不足，坐失事機，而大業之振未之能也。况明帝天不永其年，成帝才不稱其德，康穆政在房闈，哀英政在奸雄，或者謂文帝特軼報之輩，安帝亦懷惠之流，劉裕亡晉，不亦宜乎？雖然，國之將亡，本實先撥，故視阮籍之興，而知孔教之亡，察庾純賈充之事，而知師尹之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爭，思郭欽之謀，而知戎狄之讐，覽傅玄劉毅之言，而知官邪之弊，核傅玄之奏，錢神之論，而知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欲不乱亡，其可得乎？治

天下以正風俗為本則先儒之論殆為有見矣

南北朝君

六朝之時考其實皆昇浞奔温之流求其名乃堯舜受禪之事吾誰欺欺天乎是可以驗世變之益衰人心之益薄矣粵自兩晉鼎移五胡雲擾繼晉者宋也高祖內脩其政外克其敵孰不以為美然身犯大逆乃天理所不容也雖有微勞何足稱哉少帝稟可進之資而遊狎無度文帝致可美之政而明斷不足延及順帝而宋遂亡矣繼宋者齊也高帝傳孝于文持身于儉孰不以為盛然身犯大逆乃王法之所不赦者也雖有小善何足取哉武帝留心于政治而頗好華靡明帝溺情于術數而肆為殺戮延及和帝而齊遂亡矣繼齊者非梁乎武帝隆冬不忘筆硯盛暑不廢衣冠似為務恭勤者然綱紀不立而舍身于佛家則亡國

之禍不待侯景而已基于此矣簡文聰慧而死于賊臣之手孝元殘忍而降于夷狄之君延及敬帝而梁安得不亡也繼梁者非陳乎高祖嘗膳不過數品后宮不飾金玉以為崇節儉者然法度不脩而其心佛教則亡國之禍不待韓擒虎來而已萌于此矣文帝恭勤而值天離亂之時臨海幼弱而乏乎人君之道延及后主而陳安得不亡也若夫隋之滅周室非有元功直以君之幼弱悅倖得之耳文帝明敏儉約隨才任官故百姓繫庶突厥稱臣雖兩漢全盛之時莫能過也奈何煬帝以悖逆詐謀承先人富強之業而志驕氣溢慕秦皇漢武之為重賦煩刑率是道也雖禹湯文武之子孫未或不亡况隋為積不善之基乎大抵族戮宇文創業之慘未有甚于楊堅淫蒸父妾守成之惡未有過于楊廣故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則隋祚之不長未為不幸也

唐朝君

其君二十一  
歷年二百八十九

有典有則以貽子孫則禹以之興夏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則武以之造  
 周愚觀之唐其得國雖接乎正統而其為治不免乎雜夷抑何故耶蓋  
 源潔則流清根固則枝茂唐世之人主皆有昧於此此治之所以雜夷  
 也歟高祖承亡隋之弊舉晉王之兵席卷長驅奄有閩陝命將出師掃  
 除亂畧其成功何速也惜其妃裴寂而受宮女聽文靖而臣突厥以此  
 貽謀果帝王之典則乎太宗稟聰明之性文武之才除隋之亂比迹湯  
 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其成功何隆也惜其劫父臣虜以起兵殺兄及  
 弟以得國以此垂訓果帝王之家法乎高宗咨訪民瘼尊禮宰輔故徽  
 之政彷彿貞觀率是道也豈不謂守成之令主乎奈何溺意宴安甘心  
 天璣一旦權歸女主而邦家懼禍矣中宗下愚不移而縱其妻之淫虐

宗明斷不足而釀其妹之惡向非狄仁傑董則國其可復存乎玄宗肅  
 靖內難厲精政事故開元之治號稱太平率是道也豈不為撥亂之賢  
 君乎奈何尊寵妖艷保養奸回一旦兵起羯胡而乘輿播湯失爾宗紐  
 于姑息而無經遠之謀代宗安于委靡而無人君之度向非郭子儀董  
 則國其可復保乎德宗有平定天下之志而猜忌刻薄故不能成其功  
 順帝不幸嬰疾而奸邪肆志矣憲宗有平定天下之功寵用奸佞故不  
 能成其業穆帝不習國事而河朔丹失矣敬宗遊戲無度文宗優柔不  
 斷而英敏如武宗者則真國日淺也宣宗殘忍不仁懿宗淫染不悛而  
 昏庸如僖宗者則禍亂相仍也昭宗嗣位天命已去人心已離當是之  
 時雖欲救之其可得乎大抵唐有天下歷二十餘君為子所逼奪者三  
 焉為婦人所乘者三焉為賊所篡者五焉為妻弑者一焉為宦官所立

史學珍集 三卷 十一  
者九焉為臣所廢者一焉不為小人所惑者二三君而亦無全德也噫  
唐之治效亦亞于兩漢而賢君如是其鮮何也昔三代之君莫不脩身  
齊家以正天下而唐之人主起兵以誅其親者謂之定外難偏父而奪  
其位者謂之受內禪始也納君之妾其后納父之妾者有之始也亂第  
之婦其後亂子之婦者有之此其閨門無法不足以正天下亂之大者  
也其治安之久者不過數十年或變生于內或作亂于外未有內外無  
患承平百年者陵夷而有五代之風則高祖太宗不得辭其責矣

### 五代君

知國命之脩短則知命之廢興夫天人相與之際甚不可誣也歷觀五  
代其得國也不正其享國也不求其治國也不相上下彼善於此者僅  
二君差可人意豈非天心厭亂而將有所待耶今考其時起自梁之丁

卯迄于周之己未如中夜晦冥狐鼠並起故以盜賊君天下者梁朱溫  
是也有以夷人君天下者後唐晉漢諸君是也有以而君天下者周郭  
威是也有以養子而君天下者唐明宗路王周世宗是也其變之大者  
則同姓族之鬪斃于刀鋸互相殺戮而不恤盜賊夷人之齧養為己子  
使紹大統而不顧中國之君人臣所當委質而效忠者則叛逆篡弒其  
受首惡之名夷狄之主中國之所當征討而拒絕者則僭稱上號極為  
卑諂之態三綱既淪九法亦斁自有書契以來其禍敗之酷滅亡之速  
未有甚於此者此蓋否之終剝之盡困之甚物之極而將返焉其惟唐  
之明宗周之世宗乎是故崇節義選文孝遠女色抑伶人昔人所謂明  
宗善政頗多者是也明典禮脩政事收賢才養百姓昔人所謂晉心邦  
本者是也之二君揆之大道則有未聞較之五代則有可取然皆大功

未就中道而殂蓋太平之業夫將啟聖人而授之非人謀之所及也

宋國君

其君十八  
歷年三百二十

宋室之君仁有餘而義不足也夫仁義得天下之本也仁昭而義立德  
傳而化廣堯之所以為帝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周之所以為王今  
觀宋之君有餘于仁而天命人心之攸歸不足于義而武功國勢之微  
弱何以言之昔宋太祖起介冑之中踐九五之位削平僭亂而解藩鎮  
之權擢用儒臣而委郡國之事仁民而愛物薄斂而省刑蓋其天資仁  
厚者以為之本也惜幽燕之地未復而貽中葉之憂焉太宗並包四海  
而揚前人之烈混一六合而震禮喪之心敬天而順人求賢而納諫蓋  
其天資仁恕以為之基也惜金匱之盟於渝而致後世之議焉真宗政  
崇簡易故偃武脩文潤澤乎祖世亦奈何以說言而斥寇準君臣之交不

終焉仁宗政尚寬平故深仁厚澤浹洽于人心奈何無寵而廢郭后天  
婦之倫不正焉英宗之優理宰輔克孝克敬可與有為矣而司命者有  
以番之大位未終亦可嘆也神宗之精厲政事克勤克儉可與有為矣  
而執政者有以誤之大功未就亦可惜也哲宗以幼冲踐祚宣仁以母  
后臨朝然而元祐之前正人在位紹聖之後小人得志一則朝野有潰  
一朝夷狄侵侮用人之驗有如此徽宗之天性每多機巧欽宗之在東  
宮初無美德復以狎昵姦佞六賊可誅而不誅疎斥正人李綱宗澤當  
任而不任致大羊腥穢于中原父子委身于沙漠國亡之禍有如此者  
高宗有撥亂之志而無剛武以濟之故匿怨忘親終于播遷而已孝宗  
有撥亂之才而無賢以輔之故休兵息民終于講和而已光宗之聞望  
殆有可觀者而遭于妬悍之后忍心害理孝道虧矣寧宗之恭儉殆有

可取者而制于政扈之臣玩兵召寇國勢危矣理宗崇尚道李執不以  
 為美而大政皆出於史弥遠貪地棄盟則戎有可乘之釁度宗臨幸大  
 李執不以為盛而大權總于賈似道喪師辱國則敵有取勝之機特至  
 恭帝兵連禍結端宗帝昺天變人離雖欲不亡得乎故論宋之所以盛  
 以其有餘于仁宋之所以衰以其不足于義矣宋且然而况假仁義以  
 濟已私者哉

元朝君

其君九 歷年九十三

君子之于夷狄責之不可以不嚴待之不可以不恕夫華夏之判久矣  
 以中國而治夷狄然且不屑况以夷狄而治中國乎責之嚴則人知夷  
 狄之可賤待之恕則人知事功之可取此関天地氣運之盛衰中國夷  
 狄之消長而可輕議之哉粵稽有元之開肇自朔漠以興兵乃若世祖

者出焉奮累世之勳造一統之業內相許文正等謀謀乎廟堂外將張  
 弘範等攻累乎城邑建國號而定朝儀正鈔法而定律曆立綱陳紀偉  
 乎其可觀制禮作樂燠乎其可述燕以天性之仁孝加以德量之寬洪  
 自古夷狄之盛未之有也成宗晏然而無為善於守成武宗毅然而有  
 為務於更變恭儉如仁宗而敬天勤民崇儒重道者為可徵則剛明如  
 英宗而彰善瘅惡信賞必罰者為可見太定以下姑置勿論則此數君  
 者殆與中國相后先斯亦賢也已矣豈不有可取哉然而君子必責之  
 必賤之者蓋其父死而子蒸其妾君殂而后適其臣十世之間九十年  
 之內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天婦不婦而又重之以大德不君泰定不臣  
 天曆不弟中國之境土盡為朔漠中國之人民盡為大羊中國之冠弁  
 盡為披髮山國之衣裳盡為左衽蕪之條格不常而好變易生賄賂公

行而名器可假尊胡僧而信其術抑漢人而小其用惡在其為治也降  
及后嗣晏安日久志慮日荒宰相擅權憲臺報怨強藩跋扈貴戚宣淫  
有司毒聖而莫之禁百姓怨離而莫之和雖欲不亡不可得已而况胡  
虜無百年之運大抵中國內也夷狄外也貴華賤夷而嚴一字之春秋  
固有待於聖人則用夏變夷而立萬世之常道不有待于我  
聖祖哉嗚呼亂極則思治窮極則思返是皆天命之當然非人謀之所  
能為也

國朝聖製

太祖伏劍而起也移中原之一檄作焉首言華夷之分所以斥元之污  
我華夏也以言綱常之敗所以斥元之壞我名分也終言中原氣運  
所以斥元之運數既及也及夫天下之既定也而大誥三篇作焉則

編以君臣同遊為首啓忠告之益也續編以申明五常為首示明倫  
之意也末編以臣民倚法為首戒怙終之非也皇明祖訓昭然孫謀  
者也戒用刑以防羅織戒置相以防專權親戚有犯貸以八議東南  
諸夷無妄加兵於親王則訓勅之於戒也則禁戒之有以持守為言  
有以嚴祀為言昭內令白內官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雜所不具歷  
六年七膳藁而后成一字不可易也聖政記見經綸之迹也禮文成  
秩而祀事嚴儲君早建而大本定封建親賢大分之昭也表正椒房  
宮壺之肅也封崇禮侯謚元順帝禮前代之優也去海岳之監封稱  
山川之本號嚴祀典之脩也肅軍政絕倖位覈實效勵忠節非以正  
百官乎申禁令育人材剷積弊非以正萬民乎正所謂與漢高得之  
同而治之異者真不可同日語者矣資世通訓自百官以至庶民

莫不有訓而君道充詳曰儉素以窒慾曰勤敬以撿身曰仁曰智以御下曰信曰勇以臨政曰內外以防微曰孝慈以教家曰親親以睦族曰嚴以正百官曰愛以予庶民曰戎祀者重國事也曰以時者寬民力也臣道十七事曰非仁非孝非忠非親親者三報一祀者侮黷欺誑者雲詐自高皆示以不終之戒三言凡民用前欲其報於君四言民用後欲其敬于親遜志迪道士用也力行修業農用也無作淫制工用也平心去詐商用也他如僧道愚癡之戒民禍民福之訓與夫造言有禁教子有章真保世良而嘉惠天下者至矣洪武七年貴妃薨詔翰林稽古來奏時輔臣建議云父在為母服若庶母則無服太祖以為未當因製為孝慈錄一書言子為父母庶子為母皆斬衰三年嫡子娶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天然後人子各得盡其情而

臣民有遵守焉

太祖仰稽周禮為洪武禮製一書朝參八條言朝見進退之節燕宴二條示燕享品級之序也出使三條重君命也官員拜禮三條明有尊也大明官製見一統之盛也其統治于內者有大小相制之權統治于外者有彼此聯絡之勢天下之府百四十五州二百三十七縣千三百三十六軍民府十宣撫司七宣慰司十安撫司十招討司一長官司百二十四處夫都同衛所正佐僚屬品級正從皆詳著于書天下具見一覽間矣稽古定制特命翰林酌唐宋制度而為之定為墳墓碑碣丈尺及官民房屋間架又於食祿之家務令養其無耻不得侵漁民利制為條約天然怙侈滅義犯分越禮者皆知所自檢矣洪武正韻召儒臣樂韶鳳宋濂等刊定之勒成一十六卷計有七十六



顏東冬青青合而為一麻遮佳灰分而為二真足以正中原之亂  
視梁之沈約類譜唐之禮部音略大有不侔者矣大明日曆紀

祖太

也曰得國之正言取土地于群雄之手拯斯民于塗炭之中也曰獨  
稟全智言平生用兵攻取獲乎百勝繼天出治經綸本于一心也曰

敬天勤民言欲畏天地而郊社之尤恭惠鮮小民而貪墨之必刑也

曰家法之嚴言外戚無恃權之非貂當世掃除之役也曰兵政有統

言兵權悉歸于朝廷征伐不由于大帥也禮儀定式一曰進賀禮所

以振肅朝儀二曰出使禮示以不辱君也三曰祭祀禮敬神也四曰

服色禮以防僭也五言歷叙文武職任階勳以勸忠也六言給受文

武散官定式不遺賤也七言吏員咨籍申舊例也八言奏啟格式防

公錯也他如行移之體署押之制官吏之給奉織悉不遺遺非聖人

不能作也頒布大明令一百四十五禁亡以養之於并也制定大明

律四百六十條義以齊之於後也言其條約分析之詳如聞訟戶婚

本二事也則析之庶庫職制各二條也則分之言其指益存舊之宜

名例盜賊刪去其半因事新制三十一條有改用舊令者有採補舊

者其視臯陶之刑始如一轍也登極之初首以禮樂為急徵賢分局

講究切劘禮觀會通之懿而其數則有常吉禮十四凶禮二軍禮三

賓禮四嘉禮五是也樂末声氣之元而其章則有九曰本太初曰仰

大明曰明初生曰品物亨曰御六龍曰泰階平曰君德成曰聖道成

曰樂清寧是也他如冠服車輅儀仗鹵簿管籥干羽載諸大明集禮

者其不備焉

皇祖諭吳況曰敬天忠君孝親其理無二。是理雖散在經傳而立人之道率不越此。況退而纂集六經左傳國語為書以述上覽而善之賜名精誠錄。帝王之所以基命率勳者其要於此矣。立國之初遇有水旱星變奉拳乎勅天之訓。憂深思遠而存心省躬。二錄作焉。存心錄。九帝王歷代祭祀有感於災祥者皆載焉。以戒後世之如君者必如成湯六事。自責。宣王側身修行可也。省躬錄。凡唐宋災祥之應於臣下者皆載焉。所以戒後世之為臣者必如魏相之奏聞災異。李沆之急報水旱。斯可也。然敬乎君者以心言而身在其中。警乎臣者以躬言而心在其中矣。諸司職掌。

聖祖治天下宏綱大目在焉。經綸周制輕重同得如六部之長即周之六卿也。六部之屬即周之三百六十屬也。邦治邦禮所掌如故而五

教則兼掌於宗伯。邦禁邦政所掌如故而百工則兼掌于司空。都察院因御史而為之也。大理寺因廷尉而為之也。分兵柄于五府。因樞密之舊。寄言諫于六科。因諫院之遺。置通政司。開言路也。設翰林院。脩史館也。設三公主帷幄也。他如太常太僕光祿之官則又兼漢唐宋之舊而斟酌之矣。且上供有定額。裁以經費。農鰥定賦。繼以荒政。將士皆世業之官。群祀革不經之號。八刑有讞審之法。五礼弘復古之規。皆職掌美意之攸存也。定鼎之初。設起居注太史令。而以宋濂。寺克之。觀日曆所著。既做編年之法矣。又遵聖訓而輯錄。復續增以後紀。而皇明寶訓之書製焉。是書也。編摩于史館者二十年。詔諭于。或次者四十類。觀其由渡江以至御極。絲綸。謁仁義之言。由敬天以至制夷綱。總帝王之範。有與典謨。信史麟經。書法同功。美行人之。

職出自周禮始於春秋我朝大禮儀大四拜大錫賚皆率于行人一  
 官任使未易稱也故出使儀節一書作焉曰遣使開讀者一條奉使  
 王國者二條奉使諸司者十四條奉使番國者二條夫然後行人有  
 所遵而不辱命矣治曆明時為治先務我朝欽天監有玳瑁之器占  
 天臺有羲和之官推步考驗亦云審矣自元辛巳至洪武甲子年遠  
 數盈漸差天度始命吳源等專理其事而大明統曆制焉考諸當時  
 以歲實加氣應求冬至以中積加閏應求經朔雖堯之迎日推測不  
 過是矣大率衍義宋儒真氏所撰前列三綱以為大率之統會後分  
 四目以盡修治之實功真足以紹孔孟而翼六經矣

皇祖問宋濂曰古昔帝王何書最要濂請讀衍義而怡然有得遂御書  
 兩廡之壁以為朝夕之規及遊西苑又令濂講析大義俾侍御咸聽

焉皇洪範極遺事管子所陳也前列四時明皇極所由建後列四時  
 明皇極所由行真足以發天道而叙彝倫矣

皇祖一日閱之嘆曰此書誠治天下之要道暨與劉三吾論議相悅以  
 鮮鰲註于是編之下以盡發明之理及許存仁進講又令推論庶徵  
 休咎俾同德交修焉一賢心學賴之以發明矣

聖祖論輔臣曰心為一身主宰常自檢點又曰防閑此心使不妄動噫  
 茲心學也觀其觀心亭記曰人心乘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為難朕用  
 敢自暇自逸是真能盡存心之要者矣

太祖即位之初已建大本堂延四方名儒教皇太子及諸王矣又製儲  
 君昭鑒錄其書採撫前古凡歷代王善有可法惡有可戒皆直書其  
 事以為勸懲之準且遍賜諸王府進讀於臣僚咸使之明禍福之原

達吉凶之故也。閱江樓記始言歷代建都之異，乃氣數循環之未周。次言奔騎織梭之備，佳景黃旗赤幟之收，成功所以狀龍灣山形勢之奇也。末言構樓于上以鎮遐邇，均地之中以利公私，所以申建都金陵之故也。皇陵碑首言骨肉流離之情，次言干戈困苦之狀，末言金陵定鼎之吉，皆所以示後人于不忘也。問心畧說有曰：蓮之至精，守之求久，即律之惟精，惟一也。道衡畧說有曰：心常履道而不迂，性常如衡而不曲，即禹之安止，我康也。履宗室子弟不知善為可法，惡為可戒，於是有所鑒錄，以示勸懲。履開國功臣不知恬侈之為戒，德縱欲之為敗，於是有所稽制錄，以昭鑒戒。世臣總錄者，欲其念先世締造之艱，懃我朝眷遇之優，渥敦平生踐履之行實也。為政要錄者，正以記文武官屬之體統，明簿書案牘之定式，庶錄小大之重輕。

也。諭李監規，即周禮太師之六德教也。教民六誥，即周禮大司徒之六行教也。清教錄以諭緇黃為女誡，以示宮室皆裁自聖心也。故劉基贊之曰：言近指遠，肆筆而成章，明燭洞見，柔遠而能爾，起居注郭傳贊之曰：意無停机，若宸翰之揮洒，片時累牘為群下所誓服。是二臣者，固仰窺其槩，豈能盡述其妙哉。

成祖北征，所以廓清燕幽之地也。夷狄竊據久矣。

成祖封邑松斯，天意固有在也。至是躬御戎馬，暴露風沙，不以擢兵為諱。蓋為中原千百年計矣。當時七州在山前，七州在山後，併入版圖，功固無與並矣。且并建兩京，長發開闢以來之王氣，重鎮三邊，截據虜寇為害之出入，開拓之績，於今不為烈乎。時文靖公金幼孜，駕從扈衛，此北征錄所由作也。是書不但述神武不殺之威，命將出師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畧一時謀猷恭替與邊防扼塞厲情隱伏皆具見保定大功之下矣  
五經大全所以大表章之功也易以朱熹本義為主兼用程頤之傳  
書既本蔡沉集傳又以會選為正詩則惟朱熹之集傳是宗春秋惟  
程頤胡安國之傳是取而禮記一書又總裁于陳浩焉性理大全所  
以發諸儒之奧也傳註之外摘取其的當之言濂洛諸儒類聚其成  
編之書如揭太極以明造化之言表四銘以示進為之要與夫君臣  
賢愚議論得失靡不備載真足以羽翼六經也內訓二十篇仁孝文  
皇后所著也首之以德性次之以修身次之以慎言行曰勤厲曰警  
戒曰節儉曰積善曰遷善曰崇聖訓曰景賢範推而至于事父母事  
君事舅姑奉祭祀又推而至母儀睦親慈幼逮下而馭夷狄終焉皆  
并包經史參驗古今與女誠同功過烈女傳遠矣天經地誦亘古今

而不可易者孝順之理也奎章宸翰照宇宙而不可  
者事實之書  
也

御製序文曰夫孝大足以動天地感鬼神微足以化強暴格鳥獸乎草  
木愚嘗考之蔡順之呼天止火姜詩之近舍湧水王祥之剖冰得魚  
劉殷之掘地得粟非有以動天地乎王薦禱神而益壽晏恭遇神而  
得瓜鮮叔謙獲神藥之報趙應祥獲父骨之事非有以感鬼神乎蔡  
邕馴兔之祥杜孝致魚之應朱泰遇虎不噬林檎為鳥回翔鳥獸可  
得而格也孟宗哭竹生筍沙彌哀慟感松徐積連理之杏賈循更茂  
之桑草木可得而孚也樊淵子華感盜而活母壽孫紹祖感盜而全  
父彭修以童孺而拔刀止盜潘宗以幼弱而受刃悍親不誠而能之  
乎文曰上古帝王公卿及民庶稱當時傳後世莫不在於孝行考之

虞舜負罪引慝文王問寢視膳武王繼志述事皆聖王之孝也而漢  
文之嘗藥亦可謂令主焉曾參之養志全歸閔損之單衣失靴子路  
之美黎負米皆賢人之孝也子春之憂色亦得以私淑焉狄仁傑之  
望雲思親崔玄暉之甘露降庭皆以孝而居公卿之位也岳武穆之  
精忠余孝文之孝勇皆以孝而致將帥之功也善事後母者若伯奇  
之履霜薛包之洒掃善事祖母者若李密之終養元卿之心痛考叔  
之遺羨孝克之行丐生則致其養也齊人之號絕殷不害之奉屍死  
則致其哀也李英之吮疽志寬之不妄病則致其憂也子綱不食尊  
善思不食兔沒則致其思也他如王裒之廢詩季詒之隨溺傷親之  
變也任敬臣之顯親李日知之喪贈給親之榮也童子何知而黃香  
扇枕陸績懷橘非良知之出自然乎婦女何知而趙婦之鬻子劉

婦之刺臂非孝感之本乎天性乎萬哉之暇又思積善之家必有餘  
慶惠迪之吉厥惟影響於是輯古傳記得古人為善陰階者六十五  
人復各為論斷以發其微并系詩以詠其實蓋嘗攷之富弼賑濟流  
民蘇軾立法救荒李冰之鑿江灌田翟珣之給藥濟貧自郡守而言  
之分俸賑饑者伏甚也而守正受言者非史弼乎蒲鞭示辱者劉寬  
也而拔荼植桑者非張詠乎自縣令而言之化致三具曾茶也而發  
粟賑饑者非韓韶乎不殺盜賊曹褒也而縱囚欵母非鍾離乎以言  
乎將帥鄧禹之振生民於塗炭曹彬戒諸將之妄殺徐武寧王之征  
伐猶曹彬也沐昭靖王之緩懷即鄧禹也以言乎宰輔裴度安淮蔡  
之衆趙鼎罷魚池之利施恩惠以救饑荒之民者韓維圭也捐廩祿  
以濟僑寓之衆者范仲淹也刑者人之司命也于公之陰陽有功之

平恣為可取財者人之所重也王賈之償錢劉翊之散財為可嘉郭  
元震之傾囊范純仁之麥舟匍匐之仁也叔敖之埋蛇楊宝之飼雀  
及物之惠也此其為善不同而無有不獲其報者矣聖孝心法一書  
其綱有四曰君道也臣道也父道也子道也自君道之大者而言之  
曰畏天曰法祖曰用人曰理財是也自臣道之大者而言之曰忠曰  
勤曰廉曰謹是也父道當慈如周公之教伯禽而克昌厥后以燕翼  
子亦父道之大也子道當孝如文王之事王季而慎行其身不辱父  
母亦子道之大也自其教太子也嘗選侍郎鄒智以為宮僚矣又克  
廣昭鑑之義而文華宝鑑作焉觀其嘗諭太子曰堯舜相傳惟在執  
中帝王之道貴乎知要其為根本履有惡矣且懲秦晉之弊而令其  
敬以奉天篤以守業仁以臨民勤以法祖道法之兼舉焉其視帝範  
之賜承華之略大不侔矣歷代臣鑑命儒臣黃淮楊士奇等編集著  
也允直言名臣如張良鄧禹諸葛亮之對君董賈劉向陸贄之奏疏  
編次成書以備睿覽因進閱而賜名焉且謂之曰君能聽納善言臣  
能盡忠不欺天下未有不治無非欲上焉者法前君之量下焉法前  
臣之直非天下國家之福乎

太祖開基固有譜牒但數傳之後支庶益繁於深傳本根之慮而重修  
之焉且曰宗族於族雖有親疎揆厥所自實本一人何可忽諸真王  
言也楊士奇所謂宗帝堯明德親族之意信矣國家制兵之法在內  
有錦衣十六衛以衛宮禁番守四十八衛以衛京城在外設都司以  
總制之衛所以聯屬之皆給其調遣而不許重役更其防禦而不許  
重困取后軍伍不清已失其舊矣

宣宗因尚書張本奏請定為軍政條例一書在營者有厚加存恤之道  
應解者有量地遠近之苛逃士勾取必覈其精抽丁補伍必別其籍  
夫然軍政肅而民生寧矣農桑主業之根本也罷朝御便殿諭侍臣  
曰朕觀六野織婦勤勞之狀亦大可憫遂袖出御著奉織賦頒示臣  
下且繪圖呂掖不忘警省直知小人之依矣祖功宗德之隆遠過商  
周者也於是製為祖德詩如贊

淳皇為帝心簡在者本善慶之積所以培植運祚之德也贊  
高皇仗劍淳梁者急救溺之拯所以大開闢乾坤之功也

文皇靖內以安邦國昭考繼述以弘大孝各為詩章以紀其盛真瓊峴  
平風雅之餘韻矣五倫一書始之以嘉言繼之以善行其目六十有  
二君道始于聖德終於教育臣道始於輔德終於恬退父道始於周

公終於任氏子道始於伯奇終於劉氏夫道始於箕子終於鄭叔通  
妻道始於共姜終於袁氏兄弟始於雲舜化象終於王元伯合族朋  
友始於管鮑終於陳虞則所以明倫立教者皆在於此矣萬歲山周  
迴數里而廣寒殿構其巔焉永樂中嘗從遊於此

文皇指山川而諭之曰此軒轅所都趙宋之疆境也昔人以不德而失  
之高皇以大德而得之奈何其可忘慎德厥后命工修葺永念祖訓  
敬以所授大訓筆而為記勒諸樂石既以自省亦以昭示后人也自  
帝訓而言之為目二十有五首之以君德所以修身也終之以藥餌  
所以養身也他如奉天法祖之訓正家睦親之訓仁民經國之訓恭  
儉儆戒之訓去邪防微之訓重桑興孝之訓祭祀恤刑之訓管罰黜  
陟之訓文治武備禦夷之訓蓋不一而足也自官箴而言之為目三



十有五首之以督府所以經武也終之以為孝所以修文也他如六部都察院之箴太常大理通政之箴詹事翰林之箴春坊經局之箴光祿鴻臚太僕之箴國子監天京府之箴六科行人之箴錦衣衛之箴都司都衛之箴藩臬守令之箴王官差使之箴蓋秩然咸備也李士揚士奇三朝元老也因令史撰次其先后輔導之勤及召問商確政事名曰三朝聖諭錄見其在永樂時有監國之忠在洪熙時力爭除服之議在宣德時決議親之策亦不嫌於自叙也天順日錄李士李賢記其事君大節與輔導

英宗嗣位復位之顛末也夫當君親蒙塵音問弗通時有都御史楊善毅然請往與富弼之使契丹審武子之不避艱險古今一轍至不信乎亦莫和好用成則李賢與尚書蹇夏之力也使非于少保之定議

則趙宋之禍見矣日錄不載其詳豈非功大不可盡述歟祖宗功烈同天地之大謨訓同日月之明而顯揚其德業以昭示後世亦臣子忠愛之無已也大學士靳貴條奏郎中姜性進父所撰次皇明政要書四十篇上覽悅之依類編次頒賜有位有聖政之大本尊德性道問學是也有聖政之大綱畏天命悲人窮是也與夫正心修身以至平天下皆有成績卓不可及與吳兢之纂政要同功矣五八索皆誌地理之書然但序所治之水而未及人物之詳至是而大明一統誌焉其書上紀星宿分野下制山川物產則天地之文理著矣內紀京師為四方之極外指方岳為列郡之綱則聖人之疆理明矣今之荆陽負固之三苗也今之都會流寓之幽州也地過於舜禹矣荆蠻之逃即蘇松也徐方之征即徐州也境關於殷周矣漢志書郡

色而貢賦之或遺今則土田郡邑兼收唐宋書員賦而山川之弗錄  
今則山川田賦畢紀自地理誌以來未有若此之盛也

憲宗純皇帝典考古文超然遠覽取唐貞觀政要而重刊之宸翰親序  
於其首論致治也則有取六典以建官府兵以治軍租庸調以取民  
論其大倫也則深譏其脅父臣虜之失喋血禁庭之非納巢刺王妃  
之罪夫太宗非純乎仁義之君也乃取其舊本而刻之非以作持盈  
之軌範寓制治之謀歟乎敕儒臣任潛續收纂宋元綱目書歲時日  
月而天地運行之序周書善惡褒貶聖人好惡之志見有正例有變  
例皆大書提要於上有追言有並載者皆分注條詳於下義例森嚴  
繼考亭之旨準裁大定立萬世之防過李焘之長編遼金宋之三史  
東宮正位之後遂命儒臣集古今至要論為文華大訓以賜皇太子其

大綱有四曰進孝曰養德曰厚倫曰明治是已而其中尤以進孝為  
要蓋君能與孝則天德純王道備而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王  
皆由是而出矣守成之主生長深宮無所勸戒則難以與治同道矣  
于焉深為根本之慮採輯經傳制為歷代君鑑以賜太子蓋言政之  
治亂係乎道功之大小係乎德其書詳堯舜禹湯文武者所以示標  
準也其下如漢唐宋之創業中興守成者有足法戒者皆提綱提要  
分註其事不惟有補于君德治道而歷代興衰治亂之跡皆可考衷  
于此矣

孝宗皇帝爰命儒臣採輯累朝典制勒成大明會典一書蓋續諸司職  
掌而為之者也如革中書省而設六部卿佐即周分職率屬也周制  
三族掌於少宗伯今則立宗人府於六部之上周制御史掌治令以

替象宰今則陞都察院與六部並列通政司即虞之納言唐之門下  
 省也大理寺即漢之廷尉唐之大理也翰林院即周之內史國子監  
 即周之成均太常寺即周之太祝順天應天即漢之京兆六科即周  
 之保氏兼前代諫議補缺拾遺之任十三道即周之御史併唐人臺  
 院殿院察之職太僕與周太僕同官而職則少異也光祿與周膳夫  
 同制而任亦不殊也欽天監即周之保章氏鴻臚寺即周之司士尚  
 書司即漢之符璽臺五軍都督府非周之徇侯漢之北軍京衛乎十  
 二衛親軍非周之虎賁氏漢之南宮衛官乎且類以頒降群書附以  
 歷年事例而一代之制備矣

武宗毅皇帝則以因革損益之政與時宜之會典一書於時勢不能無  
 因革者於是取而重修之因其意而姑缺其且得其義而不泥其迹

姑率其大言之國初親王管領宗人府今則用勳戚大臣一人而已  
 國初嘗致三公府今特為大臣加贈而已革吏部主事之印而事多  
 歸於郎中裁禁門待詔之員而職兼統於翰苑詹事之設舊無有也  
 後設詹事少詹事府丞寺官以分掌其事重官家也科道之設舊嘗  
 類選也今以必試其才與貌而授之職重臺諫也他如儀禮司改為  
 鴻臚寺四回監之附於欽天監五軍罷斷事之司六部增主事之額  
 不可一二記夫豈矣於國初立法之意哉

世宗肅皇帝承憲廟子燕孫貽之謀遵

太祖兄終弟及之訓起自藩方入繼大統正聖作物觀之日也先念一  
 本之恩爰出獻皇咸春堂詩集與南藩陳錫恩紀詩各釐為二卷頒  
 賜有任是一書也豈但式彰其仁民愛物之心光賁其經天緯地之

孝盛德大業皆因是而知其本源之所自也。懋勤聖孝經。慈日講。未嘗暫輟。且端弁秉圭。繹莫愛九重之重。禮稱樂合。授經勤萬乘之尊。其化成天下至矣。仍敕諭國子監師生云。爾等尚懋乃敬。孝率勵作興。匡直輔翼。務在博本尚實。勿徒專事詞章大哉。

王言也。暨錄成名曰。

聖駕重幸大孝錄。遍發所在。孝校使天下士皆知爭自卒勵而不負。作人之盛。奉也。軫念民瘼。嘗曷死無逸。殿令孝士坐講。幽風無逸等篇。且光闡九疇稼穡維寶。秩修六府土殷。是重既躬耕於南郊矣。於內苑。又令皇后親蚕。且暇日令輔臣製為穀。抵壘壘壇賦。頒賜臣下。更復唱和。宛乎三推三縑之盛典也。明倫大典。正名考義。式定經常。然後父子親親之分。定。繼統。繼嗣之義。昭是書也。約文敷義。而旨趣自明。

據事直書而正邪莫掩。信三代通行之禮。百世不可易也。

御製敬一箴。聖孝本乎天。縱至道得於心。傳有曰。敬者存其心而不忽之謂一者。純乎理而不雜之謂又曰。其敬惟何。怠荒必除。郊崇恭敬。廟嚴孝。趣肅於朝廷。慎於閑居。省躬察咎。曰一維何。純乎天理。勿參以三勿貳。以二行。顧其言。終如其始。靜思無欲。日新不已。覽苑浚心。箴之有得。則註而釋之。身心主使之說。何其明且悉也。讀程頤四箴之有悟。則分而解之。動與礼合之言。何其約而及也。製四言詩。為規省之益。如曰。寡欲養神。寡言養氣。寡事養民。寡名養德。言博節之功。不可無也。如曰。草木敷榮。曷嘗驟急。天地運行。不見努力。言正助之功。不可有也。大哉。

王言其造就四方者至矣。

宣宗已有祖德詩矣又從而續之贊

淳皇曰皇天監下土昭其威赫帝心厭其亂眷求丕積善

高皇則曰於惟我烈祖拯民焚與弱上而三光明下而五典飭

文皇曰內難既平定功烈乃赫奕旁求俊彥才遂與共天職

仁皇則曰恭已先修身作範詔方國祖功而宗德衍緒無疆曆

章皇則曰一德罔有間四聖同軌式修政匪懈勤懋德弗倦力又為詩

五章其曰五倫修巨典四海皆具中允繼五聖列車書方國同所以

贊

睿皇也其曰勤政昭大德愛民敷至仁監戒存史冊綱目乃脩陳所以

贊

純皇也贊

敬皇則曰聰明聖元良道泰躋熙皞政治道純王通鑑輯纂要贊

毅皇則曰居安弗忘危是克持其盈威建赫然盛顯矣其成真能世

德作求矣堯有欽若之敬而卿雲時見湯有日新之德而其兩隨車

天人之際不誣也真寅仲冬廼崇大報之禮而首奉泰壇之祀蓋真

復曠古於千載矣期月之間靈液委潤湘南而其露隨降廼據為護

之精意而製為欽天頌其功則歸帝其善則稱親所記垂三百年頌

盈所縮十韻真典謨風雅之遺矣朝廷設科道之官本為明目達聰

使姦宄不行賞罰必當也近締黨求勝以致事專起于報復志不在

於激揚不知凡聽五刑之訟必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御史某

等論張寅之獄逮繫者八十餘人頃者命內閣大臣彰命德討罪之

心而今其悉致忠勤真所謂天下有大是非論久自定王者無作好

思惟斷乃成矣。既而干將莫邪立能剖決，故特寵錫獎諭，推為功首。此欽明大獄錄所由作也。

列聖相承，世守一道，其見諸宸章慶藻者，皆足以保。

神孫於燕翼，建皇極於平康也。珍護之制未遑逮焉，近者鼎建皇史，成

### 尊崇訓錄

御製記曰：高世代天開世為民立極，欲使千萬世而下可得聞知者，賴有信史。又曰：並錄藏歷代史以及經書，期望來者保守無替。真堯典成於虞史，文謨闡於武烈矣。帝王之道，施自親始，但必謹天澤之分，然後能相保而國家義安於是。酌古玄端之制為燕弁冠服，庶幾檢約身心，以為燕居之戒。廷又因輔臣之請，推為之制，命曰忠靜冠服。錫於有位，酌燕弁及忠靜冠服之制，復為製式，使上無所替，下無

### 所偏名曰

聖製保和冠服。○面說夫忠靜冠服品式不同，尊賢之等也。保和冠服品式不同，親比之殺也。等殺既明，名分攸定，臣下亦以禮法自防守矣。聖祖以淮右布衣起，自南服十六七年，西平陳漢東，削張吳，南取閩廣，北定中原，武功大烈。亘古所無，長陵繼之，驅逐夷狄，還都安恬，兩都肇建，聲勢聯絡，所謂江左開基，立四海未清之本。中原面治，廣一視同仁之心者也。迺者謫大觀于一覽之餘，製為輿面，集凡疆服之東西南北道理之扼塞險要，及夫蕃夷諸國小大種落，皆詳著於篇。俾後人敬承有土之盛，而亦無妄加兵於夷狄也。

### 章聖皇太后

皇母昭聖太后壽旦時，方三月暮，春天和氣淑，遂因所感為喜。春祝壽。

詩若干篇且命輔臣賈誼等各為詩贊和題曰詠春同德錄是書也  
上以立愛教順下以對時育物亦修德善之一助也

章聖皇太后所製女訓十二章曰閨訓曰修德曰受命曰夫婦曰孝舅  
姑曰敬天曰愛妾曰慈幼曰姪子曰教子曰慎獨曰節儉廼親制序  
刊成書發潛德之幽光矣巡狩之典不行久矣因親致愛伸大孝于  
不置也廼者適青春露感之期悵鬱葱於純德佇彤璽於後因遂命  
太史協占謀以下宅兆而妥二聖之靈且是行也有辨官詰匿之典  
有陳風采俗之政加惠承天蠲租之半焉及回鑿出前后制作並河  
曲留題詩粹錄成篇曰

御著大符龍飛錄迥出百王視法高過沛遠矣國家昔常合祀天地矣  
近南北之建坎壇攸分方位之各得其所也亦嘗並舉上辛矣今冬

夏二至根陰根陽以逢其時日必從其類也國家嘗建四親廟  
既而兩京乃同堂而異室今特立太廟奉

太祖以開創造之功創建

成且垂百世不遷以崇守成之德自

仁宣以下三昭三穆各專一廟親及則迺遷即王制天子七廟周之文  
武二世室也國初冬夏嘗及祭祀於列廟矣今孟春特享以全群廟  
之尊三時禘祭以洽同祖之禮季春大禘遵

太祖當代之制歲暮節祭則于奉先行之即王制天子植杓禘禘禘嘗  
禘蒸與夫三年大禘之義而礼益加隆也大禘嘗闕而不行矣今追  
德祖之所自出而以

太祖配之設虛位而奉既有以陋世系之失真求在我之誠尤以見感

通所必有此即不王不禘之義也明堂之制缺而不菁矣今大饗上帝於玄極殿而以

虞宗配之季秋之月有取於方室之告成嚴文之心深契乎方物之一

本此即周公宗祀于明堂以配上帝之義也至於配天之太惟

太祖專祀而獨尊追遠之誠雖祖德始傳而不與凡此皆妙述作以用

中本人情合天道者至矣因輔臣議修大禮而有平臺召見之集因

遊西苑望雨而有春遊唱和之集皆

明王之偉典昭代之至文也姑掇拾以明國彞之盛

新刊歷代君臣事實史李珠囊卷之三終



